

# 龙凤诀

金童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1211  
258-62

# 龙 凤 诀

下

金 童 著

内 蒙 古 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九〇·呼和浩特

且说上官英见到熊凤娇这番情景，也不禁怔住，心里在盘算着：“这女子是何等样人？看刚才那些怪物对她的样子，当然是谷中的重要人物，可是现在站在自己面前，却又毫无敌意，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。”因此也是静静地看着她，一言不发。笑和尚悟因是个鬼灵精，他看到熊凤娇秋波流盼，粉靥生春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已说出心中无限情意，便知道熊凤娇在想些什么了。悟因是个天生爱开玩笑的人，早忍不住开口向上官英耳边说道：“少庄主，你瞧，这娘们儿爱上你了，在吃你的豆腐呐！”

上官英被悟因这一说，也才看了出来，脸上不由得一阵发红，正要开口，悟因已止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你且别动，让我来开她个玩笑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利用她一次。”说着摇晃着小脑袋，上前几步，走到熊凤娇的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尽瞧着咱们少庄主干什么？”

熊凤娇正看得出神，便随口毫不在意地答道：“我爱他，怎么样？”

熊凤娇本来是随便惯了的人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，并不以为自己说得有什么不对。可是悟因听了，倒为之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丫头好不要脸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到底是魔道中人，根本没有廉耻可言。”想到这儿，也就开口说道：“你爱他，不经过我小和尚许可，那怎么行？”

熊凤娇听了，这才把目光移到悟因身上，不屑地看了一

眼，说道：“你也配！”

悟因笑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我那一点不配？”

熊凤娇问道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悟因道：“他是我的施主呀！”

熊凤娇喝道：“你管得了你的施主吗？”

悟因怪声怪气地道：“这怎么能够不管呢？管不了也得管呀！”

熊凤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悟因笑道：“你真的把他抢走了，谁来布施和尚？和尚不就被饿死了吗？”

熊凤娇道：“你饿死不饿死管我什么事。”

悟因道：“那不成，你如果要想饿死小和尚，小和尚也叫你活不成，咱们还是商量商量的好。”

熊凤娇被悟因指手划脚的挡在面前一阵打扰，心中早已大怒，杀心一起，剑已递出，口中喝道：“和你有什么好商量的，去你的吧！”

这一剑疾如闪电，眼看着已到悟因头颈。悟因不慌不忙地一缩脑袋，刚刚躲过，也不还手，却装出万分骇怕的样子来，喊道：“这小娘子厉害，将来谁讨了她，谁会倒楣，非死在她手中不可。”

熊凤娇一剑不中，心头愈怒，不由得两口短剑，一齐展开，“刷刷刷”连进三招，直向悟因攻来。

悟因那会把她放在心上，仍然装模作样地左右躲闪，看似剑已近身，危险万分，但一眨眼却又被他躲开，总只差那么一线，伤不了他。身形之速，简直快得出奇，一味的逗着熊凤娇玩儿。

上官英视见熊凤娇出手，倒也曾担心，怕悟因受伤，正

想上前替他，再一看悟因身法之奇，简直莫测高深，这才放下心来，站在一旁观战。熊凤娇被悟因逗得团团乱转，心中大急，可是越是着急，便越发的奈何不了他。

悟因仍是边躲边笑着说道：“小娘子，跟小和尚有什么好玩的？还是咱们商量商量。”说着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，好象脚底下一绊，人向前一个踉跄，扑向熊凤娇怀里。

熊凤娇不由不喜，骂一声：“小贼秃，这回看你往那儿逃！”紧跟着双剑一锁，竟向悟因颈间绞来。谁知悟因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人已从熊凤娇的剑下直穿出去，到了熊凤娇的身后。等到熊凤娇转身看时，只见悟因站在那儿，手里扬着一串珠璣，笑嘻嘻地道：“你不肯跟我商量就罢了！这串珠子到底也值几个钱，我小和尚先拿了来，免得你把人抢走了的时候，叫我小和尚打饥荒。”

熊凤娇一看，是自己带在颈上的那串珠子，竟不知道怎么会落入小和尚的手中，心中一气，伸手便夺，可是那里能夺得到，只见悟因滴溜溜的一个转身，已避了开去，把珠璣向怀里一塞，笑道：“要想拿回去，那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

熊凤娇这一气，真是非同小可，立刻剑出如雨，舞起了丈许大小的一团剑光，把悟因圈在里面，飘飘风生，凌厉无比，嘴里喝道：“不拿出来，我就要你的命！”

悟因哪里理会她，仍旧笑着说道：“小和尚吃定十方，就是要命也不会拿出来的。”嘴里虽然这么说，心里也觉得熊凤娇剑法诡异，万万大意不得。

这时上官英已在旁边喊道：“小和尚当心，别再跟她玩了，咱们办正事要紧！”

悟因正想脱身，听了便说道：“对对！这种玩法太吃劲，我不干了。”嘴里虽这样说，可是心里早又打了别的主

意，故意显出手忙脚乱的样子来，连叫：“不好，这小娘子越来越厉害了，我非逃走不可。”

熊凤娇见悟因手忙脚乱，又听他说要逃走，那肯放过，便施展开寒风剑法，有攻无守，直向悟因压到。悟因见她已经中计，看上去虽然剑势愈益凌厉，其实门户早已洞开。因此身形一变，竟使出刚从小辣椒那里学来的绝招，两掌一错，不退反进，猛伸十指，欺身直上。

熊凤娇几曾见过这种怪招，略一迟疑，已被悟因逼开剑风，直撞进来，一声“不好”尚未出口，只觉得两腕一麻，手中的剑已不由自主的被悟因夺了过去。这一吓，急忙纵身后退，立定脚一看，只见悟因捧着一对短剑向上官英走去，并没有追上来，这才心定，但已经吓得浑身汗下悄悄了。

悟因走到上官英面前，正要说话，上官英已抢先说道：“咱们快上去擒住她，好和二怪换人。”

悟因一想不错，便又转身，可是那旁熊凤娇已经听到，一纵身就上了吊桥，向魔宫里逃去。

上官英和悟因那肯放过，一展身形，追踪而上，尤其是悟因，脚不离地，人象在地上滚了过去一般，竟是快得出奇，口中喝道：“哪里去？我小和尚还没玩过瘾呐！”话声未了，人已越过上官英，穿过吊桥，紧跟在熊凤娇身后，进了魔宫。

上官英那肯怠慢，也和悟因追了个首尾相接，直冲进三，倒反把那几个怪物丢下不管了。

熊凤娇一见他们已经追了进来，不由得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，喜是喜的他们已经进入魔宫，自己可以随时发动机关，捉拿他们，到时候拿刀架在上官英颈子上，便不怕他不依着自己，共享云雨之乐；惧是惧的小和尚如影随形，怪不

可测，怕不容易脱身下手。心里虽满想猛下毒手，发动机关，先解决了小和尚再说，可是上官英又始终紧跟在他身旁，投鼠忌器，怕伤了上官英。因此好几次机会，只要按一机纽，立时便可得手，但终于没肯这么做。

悟因乘胜之余，心满意足，更不知道魔宫里消息重重，又那里想得到这些呢？就这么一逃一追，转眼已过了好几层院子，来到“两间幻境”牌楼前面，这里本是一大块空地，悟因刚才道路不熟，穿过房舍，难免不耽误时间，因此没有追上。心中正在发急，一到了这块空地上，那得不喜，便向上官英一声招呼：“快上，这丫头现在跑不掉了。”说着人象一缕烟似的卷到熊凤娇身后，伸手一抓，刚刚抓住了熊凤娇的领口，嘴里说道：“小娘子，别跑了，老叫和尚追着，象个什么样儿，咱们还是来商量商量吧！准保你不会吃亏的。”

熊凤娇被悟因抓住衣领，心里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之中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猛然向前一挣，只听得“嘶啦”一声，那件小红衫子竟被挣破，落在悟因手上，光着身子穿了出去，雪白酥胸上的一对乳峰边跑边颠起来。

悟因一眼看到，心里一怔，略一延迟，熊凤娇已逃入牌坊，奔进房屋，一闪不见。这一来，上官英和悟因也就不由得停了下来，纵目打量。

悟因手里仍然拿着那件小红衫子，眼看着上官英说道：“这太可惜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上官英也觉得放走了熊凤娇可惜万分，在他想来，拿住熊凤娇，准可以换回史玉和华萼楼，现在熊凤娇这一逃走，又不知道史玉和华萼楼的下落，这魔宫千间，到那儿去找人呢？

其实他们还不知道，熊凤娇这一逃走，倒反而救了他们的性命，否则的话，即就是擒住了熊凤娇，不只是不能换回

史玉和华萼楼，相反的，会把二怪惊动出来。二怪本无人性可言，那会为着熊凤娇便释放史玉和华萼楼？恐怕只要二怪一出手，上官英和悟因二人便无一幸免了。

二人正在犹豫，还是悟因眼快，早看到牌楼上的四个大字“两间幻境”，因此一拉上官英说道：“矮老前辈不是说过史小姐被关在什么‘两间幻境’里吗？你瞧这不就是？”

上官英抬头一看，果然不错，便道：“那么我们就进去找吧！”说着便举步前进。悟因便和他并肩而行，总还算他们小心，进了牌坊，倒还是加意戒备着，以防不测。正在这时，突然看到最上层楼上，窗户一开，熊凤娇已另穿上一件衣服，站在窗口，向二人叫道：“是好汉，到这儿来，咱们比划比划好了。”

上官英和悟因一看，正中下怀，那还顾得什么危险，早就双双一齐纵起身形，飞上屋面，几个纵跳，早到了熊凤娇站立的窗口外面。只见熊凤娇冲着他们一笑，上官英已把早预备在手中的三根太阳针，照准熊凤娇的麻穴打去，心想只要打中，就不怕她再跑得掉了。同时又因为太阳针体积极小，不容易被对方发现，而且距离又近，只有一丈多远，敌人不易躲闪，所以觉得满有把握。

谁知熊凤娇也并非弱者，要谈武功，只有在上官英和悟因之上，刚才之所以被悟因戏弄个够，起初是因为她看到了上官英，心荡神摇，同时又没把悟因这个小和尚放在眼里，这才被他夺珠抢剑。后来又因为她累次失利，难免心慌，所以又被悟因把小红衫子撕了下来。现在她既已进入两间幻境，安好机关，准备擒人，已立于只胜不败的地步，当然就心情大定了。所以上官英一扬手，她已看出是暗器，忙一闪身，躲了开去，再一看，上官英已到窗前，知他上当，心中

大喜，干脆转到另一间去，手握机纽，伏身窥伺，待机而动。

上官英见太阳针放空，熊凤娇一闪不见，那肯甘休，早就一纵身，从窗口跟进。悟因却是个鬼灵精；别看他惯好惹是生非，却能够处处小心，现在看见上官英向窗里追去，心想：“怎能这等鲁莽，不摸清楚就进去？倘使敌人藏在暗处，岂不吃亏？”可是上官英疾如脱兔，想拦阻已自不及。眼看着上官英已越窗而入，悟因也就顾不得了，只好跟踪而上。谁知身形才起，耳边只听到熊凤娇“咯咯”一声娇笑，跟着“哗啦啦”一声巨响，眼前一黑，那里还有什么窗户，早变成了一堵铁墙，若不是他身形快，收脚早，轻轻一点倒纵回来，竟几乎撞了上去。

悟因脚才立定，已看到那堵墙直沉下去，接着窗户复现，可是室内已空空如也，那还有上官英的影子，心中不由大急。可是也就在这时候，窗户中一阵飞簋，如雨而出，悟因一看不好，那敢停留，便一面舞起从熊凤娇手中夺来的双剑，一面纵身飞下，幸亏他跑得快，否则的话，只要中上一枝，也就难望活命了。

悟因身既落地，还想拚命进去，救出上官英。但这时熊凤娇因为上官英已不在悟因身边，对他已无顾忌，便发动了“两间幻境”里的消息，一阵响声过，悟因只看到那幢五层高的楼房，门窗俱张，好象张着无数大嘴，在那儿等着吃人似的。

他刚才已经尝到了那阵毒箭的厉害，那里还敢鲁莽，何况面前二三尺处地上，又忽然伸出一根竹管，喷出一阵黄烟来。悟因一看不好，不敢再留，连忙一捏鼻子，屏住呼吸，转身就向牌坊外面逃去。刚到牌坊前面，便又看到牌坊竟有些活动起来，悟因心知其中必有蹊跷，立即飞身而起，直穿出去，脚才及地，身后已是一声大震。悟因大惊，头也不回

地二次飞身再起，直纵出去三五丈远，才敢落地。回头一看，哪里还有什么牌坊，地上已变成一个宽可十丈，深不见底的壕沟，把“两间幻境”隔开，悟因如果走得稍慢，那就不用再想出来了。

悟因这时虽然有心去救上官英，但是已经无能为力，仅就那道壕沟而言，他就万难越过，更何况里面还有毒烟、毒箭呢！悟因正在无计，那里熊凤娇已经又从旁边房里转了出来，猛扑而上，嘴里骂道：“小贼秃，是有胆子的就别走！”声到人到，已另换了一口剑，风卷而上。悟因这时心中已乱，同时手中的剑使来又不合适，那里还是熊凤娇的对手，勉强应付了十多招，早就破绽百出，险象丛生了。

熊凤娇越战越勇，剑如雨下，怪招层出不穷，一派剑光，把悟因紧紧圈住。悟因几次想要脱身，那里能够，同时又看到四面八方，人影幢幢，如潮水一般涌了上来，心想：

“就这么死拼下去，不独徒死何益，连个送信的人都没有，未免太划不来了，倒不如突围回去，请一尘大师和二老设法为是。”心里想着不免分神，手上一慢，竟几次叫熊凤娇的剑削上，忙用右手的剑去硬挡了一下。两剑相交，熊凤娇果然厉害，乘势反手一绞，只听得“呛”的一声响，悟因的一口剑已被绞飞。熊凤娇跟着又是一记“回风落叶”，直向悟因拦腰扫去。悟因急得向后退倒，撒手把左手的剑向熊凤娇面门掷去。熊凤娇被迫举剑一挑，把悟因掷来的剑挑开，这一缓手，悟因就地一滚，滚出去五七尺远，才算逃过此厄，腰腿一使劲，人又站了起来。

熊凤娇也早已跟踪扑到，谁知悟因剑一脱手，单凭一双空掌与熊凤娇过招，倒反而轻松起来，三招两式，便又施展出小辣椒教他的那一套，“分花拂柳”，逼开熊凤娇的剑

势，已搭住熊凤娇的手腕。熊凤娇猛然想起刚才曾经吃过悟因空手的亏，心中一凛，连忙缩身后退，饶得她快，脉门被悟因一触，恍如中了电似的，半个身子发麻，站立不住，人竟直挫下去，坐在地上。

这时那些怪物，也已到了面前，刀枪齐举。悟因那还顾得收拾熊凤娇，连忙回转身形，向谷口去路直冲过去，那些怪物那里能拦得住他，早被悟因突出重围，如飞而去，一路奔出谷口，这才逃脱重围。

悟因说到这里，那常惺早已忍耐不住，一跃上前，揪住悟因，骂道：“都是你这个孽障惹出来的事，现在你说该怎么办？如果你不把上官少庄主给我找回来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”说着举手就要打下。幸亏众人一齐上前，将他拦住，拉开悟因，可是常惺哪里肯听，后来还是上官伯勋上前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徒然责罚令徒，也无济于事，我们还是大家商量打救要紧。”常惺见上官伯勋这样说了，才气虎虎地坐下，悟因也畏缩地站在一旁，不敢开口。

一尘大师与栖霞二老互相看着，直是搓手摇头。

上官伯勋本来听说儿子失陷，已急得五中如焚，还仗着有一尘和二老在座，这才劝住常惺，好让他们设法，免得耽误了时间。现在见他们也好象束手无策似的，那能不急，上前道：“大师和二老看该怎么办……”一句话未曾说完，泪珠早已滚滚而下，抛满衣襟。

一尘大师知他心中发急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施主且请坐下，我们从长计议。”

上官伯勋那肯坐下，哽咽着说道：“老夫夫妇已逾花甲，只此一子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老夫夫妇也就活不下去了，还请各位帮忙，从速才好。”

一尘大师道：“非是我们要拖延时日，只为目前人手不够，去了也无济于事。不只是破不了魔宫，救不了人，恐怕还会引起将来更大的麻烦，那就不好办了。老庄主是明白人，当然也会知道这关系非浅的，即就是要去的话，也非等太湖渔隐回来不可。”

上官伯勋急道：“那英儿怎么办呢？”

一尘大师道：“老僧从他的气色上看来，这一次大概有险无害，老施主且请宽心，先烦二老去打听一下再说吧！”

上官伯勋从来对一尘大师非常尊敬，这时为着儿子，也就顾不得什么了，眼睛一瞪说道：“大概？大概是我的儿子该送命了！好吧！各位既然不肯出手，那老夫只好一个人去了，再见。”说着，转身就走。

一尘大师那里肯让他一个人去，早就拉住了他，说道：“老施主，别急，谋定而行，才能行之有效，鲁莽从事是无济于事的。”

上官伯勋那里肯听，一味地挣扎着要走。这边上官伯勋还没劝得住，那边常惺又已跳了起来说道：“好！上官老施主，这件事是我那孽障惹出来的，你要走，我陪你一起去好了。”说着转脸对悟因喝道：“还站在这儿做什么，跟我走！”悟因那敢开口，只好紧跟在常惺身后。

众人只好分头来劝常惺，可是这两个火爆脾气一发作，那还能劝止得住，直忙得众人满头大汗，依然丝毫无效。众人正不得开交时，外面又走进来了三个人，正是太湖渔隐伍子桐、铁掌翁戴盛和飞鹅堡堡主晴天霹雳史刚。

一尘大师看到伍子桐，连忙向上官伯勋说道：“老施主且请休息一下吧！伍施主已经回来了，我们这就可以分派动手了。”

上官伯勋听这一说，才安静了下来。走到伍子桐面前，说道：“子桐兄，你可知英儿又失陷在魔宫里了，我们应该从速，不要耽误才好。”

伍子桐不由一惊，还没来得及问话，那边史刚已经叫起来了：“怎么大家都还在这儿没进谷去？走走，我们这就赶快走吧！”

一尘大师又忙着上前拦住，把华萼楼的事告诉史刚一个大概，叫他安心。史刚这才安静了下来，催着一尘大师赶快分派。

众人本以为史刚不会来的，现在竟然也来了，都不由得有点奇怪。伍子桐说罢原委，这才了然。原来戴盛虽被金培英刺伤腹部，出了不少的血，所幸没有穿透腹壁，不过算是硬伤，又经上官英当时为他敷上丹药，所以在飞鹅堡里休息了三五天光景，也就结了疤，起动如常了。闲来没事，便找史刚闲聊，旁敲侧击地为上官英解释，倒也把个史刚说活了心，对上官英不再愤恨，但对于上官伯勋仍然是不肯谅解。戴盛心想：“不怕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不怕你顽固，终有一天会叫你顽石点头，但愿上官英能寻着史玉，送了回来，那就有话可说了。”

戴盛伤势虽好，仍不肯马上离开飞鹅堡，史刚当然也不好轰他走。倒也亏了他日常和史刚闲聊，拿话开导史刚，安慰史刚，史刚的心情这才日渐平静下来，目疾就一天比一天减轻了。当然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由于有戴盛在侧，那阴司里秀才沈子方无法再进谗言，挑拨是非，耳不听，心不烦，史刚自然而然的就心平气和多了。

这一天，戴盛和史刚在说话，恰好小孟尝派人送了信来，说是大家已经齐集在寒风谷，准备大破魔宫，拯救史

玉，他们如果要去的话，可以即日起程，到谷口王姓种田人家去聚齐。

史刚接信之后，立刻就要起程，虽然陆佩芳和戴盛一再劝阻，但那里劝止得住。史刚睁大了眼睛叫道：“大家为着我家的事去拚命，我能够反而安心坐在家里不动吗？这叫我将来有什么脸到江湖上见人呢？”说着便吩咐打点包裹，从人也不带一个，便要上路。

陆佩芳见他这样一说，当然也就不好再加劝阻，只好听他。谁知沈子方在旁看到，却认为又是机会来了，便上前说道：“堡主远行，小的情愿服侍前去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”史刚夫妇听了，倒也未加反对，竟有意让他同行。幸亏戴盛在这几天中已看出沈子方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东西，虽然不知道他的底细，但总觉得他非常可恶，因此意会到史刚之所以痛恨上官英，可能就是他搞的鬼。这次上官英也在寒风谷，所以怕他跟着去了，再引起麻烦，便连忙说道：“还是我和堡主同去就是了，我想司徒循一定也会带着小女同去的，那我顺便可以看看小女，这样路上既然有了伴儿，就不带人也无所谓了。”

陆佩芳听说戴盛肯同史刚同行作伴，当然欢喜。史刚自然无话，就只气坏了沈子方，心里把戴盛恨了个死，但也无计可使，只好另打主意了。

史刚和戴盛上路之后，连夜赶程，行到嘉兴，巧和伍子桐碰到。戴盛正因为史刚有独探寒风谷的意思，劝止不住而发愁，这一见伍子桐，那肯放过，便坚邀同行，并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他。伍子桐虽说是上官英的师父，但和史刚的私交并不算坏，因此也就答应了。也真亏得有伍子桐同行，到了谷口，才死拉活拖地把史刚拖到王家。

二老一算，主要人物虽已到齐，但破两间幻境的人选，仍少一个人，当一尘大师向他们征求意见分派任务的时候，二老便向一尘大师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我加上渔隐，才有四人，还有一个叫谁去呢？”

一尘大师拿眼一扫，果然在座的人，谁也担不起这副担子来，因此也不由得沉吟起来。

史刚见他们这样，早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有什么为难，说出来大家商量不好吗？”

一尘大师想了一想，便向二老说道：“这样也好，请二位先先把图拿出来大家看一遍，使大家对谷内有个了解，然后再商量人选，也还不迟。”

二老便从怀里掏出两张手绘的地图来，铺在桌上，一张是寒风谷的详图，上面载明进出路线、屋舍方位、巡逻配备等等，倒是非常之详尽。另一张则是魔宫和两间幻境的图志，虽然上面也一般绘有房屋门户，注明机关消息，以及机纽等等，但却有很多空白的地方，没有注明。原因是这张图本是栖霞二老根据过去寒风神女熊鸾娇临死前的口述，以及自己几次入谷所知及谷里那个归顺二老的人所供给的消息，参合绘成的。可是谷里那个人所知不详，二老所见，也不过是一些表面。熊鸾娇所说，虽然详尽，但也难免挂一漏万，而且时间相隔过久，魔宫里已多添了不少的设施，均非她所言及。即如悟因适才所遭遇到的牌坊城壕，以及地下竹管喷出毒烟等等，便都非图中所载了，不过大体说来，主要的阵势方位，以及消息中枢，大处并没有多少变动。大家一面看，二老一面解说，看完之后，大家不由得神情严肃，感到此行非同小可。

一尘大师便道：“谷口之事，已和司徒施主说过，仍然

照原计划进行，除了戴施主留守在这儿之外，其余的人都一起去，不过不能贪功深入。只要能把二怪牵制住，其余的人合力对付那些小怪物。我们得手之后，便会立刻出来，合力除去他们。至于深入魔宫两间幻境的事，老僧不才，自认中央戊巳土，南松老走北方，破壬癸水；北宫老走南方，破丙丁火，伍施主走东方，破甲乙木，只有这西方庚辛金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又不由得沉思起来。

众人已经知道两间幻境的厉害，各自明白自己功力不足以担当此任，深怕误事，所以谁也不敢自告奋勇，不由得面面相视起来。

这时，史刚和上官伯勋同时开口，说道：“愿意舍命前往。”

一个为着儿子，一个为着女儿，话才说完，史刚便横了上官伯勋一眼，然后向一尘大师说道：“非是老夫敢在各位面前争先夸口，按照二老刚才所说，凭我这数十年内功，如果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的话，自信还能应付得过去，大师以为如何？”

这话说出，一尘大师尚未答话，那边上官伯勋早已一肚子不高兴，暗道：“你那几手玩意儿，谁还不知道，难道谁还比你差了不成？”因此也就说道：“我看还是以老夫去的为是，我那英儿不是陷身在内吗？”

史刚听了，便忍不住说道：“你的儿子陷身在内，难道我的女儿便不在内吗？”说着两人各不相让，竟又争吵起来，大家劝止不住。

司徒循想作调人，便上前说道：“二位且莫争论，我看谷口之事，要牵制住二怪，虽说有众英雄帮忙，但我自知绵薄，恐怕不能胜任，倒不如由二位前往，一人服侍一个，就

省力得多了，进两间幻境的事，还是由我舍命前往吧？”

一尘大师见他们的话，越说越多，问题愈来愈复杂，连忙起身说道：“大家请别吵，且听老僧一言，今天我们一切就事论事，一切以破谷救人为第一，既蒙各位推老僧为主，老僧万不容辞，那么说话之间，也请各位不要误会才好。现在以三位来说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在轻功上来说，当以司徒施主为合适，在内功上来说，那就还要推二位老施主了，所以我们便不能不慎重从事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点头不语，司徒循亦无话可言，只是上官伯勋和史刚仍然争着要去，各不相让。

最后还是二老开口说道：“二位老庄主要去不妨，不过有个条件，要二位能够答应才好。”

二人便一齐追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二老说到：“事情倒是一桩简单的事情，就恐怕二位办不到。”

史刚听了，眉毛一扬，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二老以我史某为何人？蹈汤赴火，史某如有半点退缩，愧对天下英雄。”

二老正巴不得他能这样说，便又追问了句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史刚神色一凛，须眉皆张说道：“难道二老还要史某指天誓日吗？”

二老连忙说道：“这样就好，我们也相信堡主是个话出如风的英雄。”

史刚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，没有开口。

二老便向上官伯勋问道：“上官庄主呢？”

上官伯勋的脾气到底比史刚好一点，便回答道：“上官